

特 載

閩 邊 巡 禮

蔣 宋 美 齡

近代航空於中國有何意義，在從來沒有旅行過中國內地的人，是怎樣也想像不出的。有了飛機，從上海到九江，三小時便可到達，不必再要三天了。從上海寄信到長江上游三峽以西的重慶，以前要兩星期的，現在只要兩天了。新疆的西北邊陲，從前非四月不能到達，現在也祇須三天。在中國，現在有六千英里以上的航空線，可供郵件寄遞和旅客往來。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國家像中國這樣，彷彿由中古的傳奇裏，一步就跨進了二十世紀航空發達的現代。

我陪同丈夫到福建去。聖誕節那天，我們走了一千多里路（約三百三十三英里），一半乘飛機，一半沿着閩變發生以後臨時興築的軍用公路坐汽車而行。我們從杭州動身，坐了兩小時的飛機與八小時的汽車，就到閩邊的浦城。我們經過浙贛閩三省邊境，那裏是我們東部最崎嶇的地區，路又粗率不平，所以我給顛簸震盪得頭都抬不起來，異常疲乏。

雖則疲乏，一路的風景却使我贊嘆驚奇，那裏的山景的確雄渾奇偉，爲我所從未見過。辟拍我見過貴國那崢嶸巍峩的落磯山，福建却是山復

一山，接連不斷的崇峯峻嶺，上面都長着繁茂的樹木，萬萬千的杉樹，在這聖誕時節青翠欲滴，並且在蒼翠山色中，還偶而襯着一兩棵朱紅的蠟樹，鮮艷奪目。在這崎嶇的地域，以一月的工夫築成公路，不得不令人詫異，就地勢之險，與完工之速而論，技師們誰都認爲是一件驚人的建設。四面山坡都以人工開鑿不消說，築路時有數千人參與工作，每天分成三班輪替。路雖高低不平，但到底完成一條路了。

有時公路穿過山谷，既窄且陡，兩旁高山崔嵬欲墮，頗有直迫行人頭上之勢。我因而想到希臘東部德摩辟里的關隘，不知是否與此彷彿。有時我們沿高原邊上的懸崖奔馳，開車一不小心，就會墮下深淵，有幾段公路仍在築造中，峭拔陡削，幾如懸壁。一直到經過以後，我方才覺察那次旅行多麼危險，多麼費力。事後我丈夫深悔不該教我冒這許多危險。所幸人們在身處危境的當時，每每不如追想時那樣覺得可怕的。

要證明這句話，我又想起最近在江西行營某一個深夜所發生的事情。我們突然聽見辟拍有幾百響槍聲，從城牆那面傳來。發生了什麼事？委

員長立刻起身，喚我趕快穿上衣服，他派特務員去偵察。槍聲却越來越多，越來越近。一面冷得寒戰，一面在微弱的燭光下披上衣服，我檢出了不可落入敵人手中的文件。我把那些文件放在手邊，到我們非走不可的時候，好付之一炬。然後我掏出手槍坐下，等着事態的開展。我聽見丈夫命令全部衛隊環列成一個圈子，準備萬一真的給包圍起來時，衝殺出去。

我們還不明白外面真相，但知對方最近確已被困重圍，或欲出一奇計以脫險。一小時後探聽的人回來，報告有對方一部份，因知城上祇有幾百名哨兵把守，所以乘黑夜突來襲擊，在那危急萬分的時候，我倒泰然自在。心中祇記掛兩事：一是我們軍隊調動以及佈防的那些文件，二則萬一不測，惟有舉槍自斃，出一死。我寧死不願遭落在匪徒手中的那些婦女的命運。後來幸而對方被擊退了，我們重新安息。

一月以後我們到了閩省邊境的浦城。這是孤另另的一個小城市，我剛才所說的那條公路沒有造成以前，那個小城和外界絕少來往。在高峯峻嶺間雖然有羊腸小徑，行人都望之生畏。那邊的

人彷彿處在另一時代，女人的服裝和我高祖母差不多，精巧的髮髻，也依然百年前的式樣。

除夕那天，我和丈夫在周圍的山中散步，我們發現了一株花蕊怒放的白梅，那真是吉兆！在中國文學裏，梅花五瓣，預示着福、祿、壽、考以及（我們大家最希冀的）康寧。委員長很細心地折了幾枝回來。那晚點起紅燭的時候，他把梅花放在一個小竹筐裏送給我，作新年禮物。梅花在樹上的時候，固然清麗多姿，而堆在籃裏，映着燭光，越發美不可言。枝條的疏影，在牆上映出清勁的筆勢，饒有明八大山人的畫意。你們或許明白我何以願意和丈夫在前線共嘗艱苦，他具軍人的膽略，又有詞客的溫柔呢。

一星期後，丈夫動身向南邊的建甌去。他坐軍用飛機，一小時便到了，可是此去的航空途中，寒冷而危險，所以他打電報來，叫我乘船前去。你們可知道民船是怎樣的嗎？那是二十英尺長，六英尺寬的淺底小船，通常用二個船夫搖櫓，中部有篷帳掩蓋，儼然小室，可坐兩三人。我帶着美籍看護婦、女秘書、女僕一名和男僕衛兵等，同行共有六、七十人，分乘五個民船、五個竹筏。竹筏也是怪有趣的一樣東西，以八根粗竹竿，用竹篾縛繫起來；如以大的雪橇來比擬，真是再像沒有了。加之竹筏的前端也在火上烤過，彎成四十五度的角度，因此下水才滑溜迅疾，也就更像雪橇了。

福建的河道，有些地方迅流衝激，有些地方淺可見底，行船時每多緊張的時候。到了水淺的地方，船夫撐篙抵住溪石，或頂住溪岸，在急流

中前進。船身不是擦過岩石，便是撞着水底的石塊。有一隻船撞上尖削的巉岩，船身就裂開了。我坐的船也開了漏口，但還不要緊，於是我們忙着屏水，又掙脫棉把洞口塞好。

這些小船的腹部都有幾席的篷蓋，夜裏前後兩面掛起棉簾，就很像一間小艙房，到了白天，兩頭無論如何都得敞開，船夫撐船時方可前後瞻顧。在船的一邊搭起幾條狹板，把我的被褥舖在上面，當做我的床，白天坐在這上面，夜間也就睡在這上面。其餘三個女人，祇好在艙底舖陳被褥了。

我們人多地少，真夠局促，但相依一處，覺得膽壯些。在這盜匪充塞的鄉間，雖有衛隊保護，夜裏也祇好泊岸過宿。傍晚時候，身體坐得僵凍，我們總到石岸上去，採了許多蘆葦，點起火來，大家圍坐取暖，烘烤着我們凍麻的足趾。且此融融的火光，照着四週，好使心胸舒暢一點。我們雖明白火光會引人注意，於我不利，然而到了那時，遇匪和寒凍之苦比較起來，却彷彿也有個急緩輕重的不同。

我們的兩個船夫是兄弟倆，弟弟祇十九歲，是個有趣的青年。他每天笑容滿面精神飽滿地唱着歌。兩兄弟用同一腔調；弟弟拉着調子問一句，哥哥也唱着和一句。例如到了轉彎地方，弟弟唱道：「黑，荷，水怎麼轉哪，黑，荷？」

於是立在船頭的哥哥就應聲道：「黑，荷，什麼都行哪，祇要着力啊，黑，荷，亞！」

第一夜我們就靠近兩船夫的家停泊。當我們張好營帳的時候，他們跑來對我說：「夫人，請

你跟衆位賞光，到我家去吃晚飯？」我想除飯以外，他們所能款待我們的菜，也不過他手裏正捏着的那把葱和一斤豬肉——我怎能接受他們的邀請呢？後來我以身體疲乏婉謝了，允許晚飯後派副官去謝謝他們，這才解了圍。他們不丟面子，我也沒有失禮。

我丈夫坐飛機一小時便可到達的那段路程，我們坐小船費了四天四夜的工夫。到最後一段，我們經過的地帶，仍有土匪出沒。所以委員長加派衛隊來接我們，幸而路上沒有遇到意外。可是夜裏我怎樣也睡不着，因為白天所看見的那些村莊，都是十室九空，瘡痍遍地，太使我觸目驚心了。在小船上蜷伏了多時，太覺悶人，我常常走到岸上，抄近路步行過山，過幾里路，再上船。爲要避免注意，我祇帶了兩三個便衣衛隊，把其餘的衛隊都留在後面。

步行時我走過許多村莊，都是杳無人影，很難得看到一些有生命的東西，大半都像死寂了的世界，一眼望去，人和動物，什麼都看不見，沉默像一張厚幕似的罩在斷井頽垣之上。整個村鎮裏祇聽見我手杖的答答聲，和我們在街石上的一陣步履啄啄聲。空屋的大門敞開着，殘破的家具散亂在裏面，給匪徒匆匆縱火而沒有燒起來的牆壁上留着焦黑的煙痕。匪徒的凶惡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凡是民衆們沒法帶走的東西都給毀了。毀滅和死亡，彌漫了整個村莊。中國鄉村裏往常那些小販的叫賣聲，兒童的嬉戲歡笑，街上的人們，怡然自得，摩肩接踵，以及牛羊奔突，鷄犬相聞



民23年作者陪同夫婿蔣委員長巡視南昌
新生活運動。

等等景象——原是充滿着生命、活潑、諧和的清調，可是這裏連一隻瘦狗也沒有。舉目所見，一片空虛，一片荒涼。爲什麼呢？匪徒的成績啊！我趕忙跑到空曠的田野去，我不忍滯留在村上了。從前田禾覆隴，一片金黃色的原野，如今可是這裏一片燒殘的稻桿，那裏一堆碎損的破瓦，極目所見，盡屬廢墟。耕田的人或許是被殺了，要是僥倖的話，他或者已經逃了，臂彎裡夾着一隻鷄，背上馱着一捆被褥，妻兒跟在後面，也捧着一些碗蓋之類的東西。

第二天小船把我搖盪得頭腦昏暈，所以又步行了。我們經過一村，那裏有幾個老頭子在曬太陽。陽。「村上的人那裏去了？」我問。他們漠然地凝視天空，過了一會，一個老頭子才慢慢地答應道：「匪徒到過這裏了啊！」又過了一刻，他百無聊賴地接着道：「有的給殺死了，有的給帶走了，有的逃了，也不知他們逃到了那裏去？我們都年老力衰，躲在草中，所以還留在這裏。」

全村祇餘這幾個老人來講述這段故事。

當天下午，我仍登岸步行，走到一棵樟腦樹下的時候，忽然聽見一個衛兵說：「這木頭拿來

做棺材，多好！」

這話在別的國家，倒像不合時宜，只可當作戲言。在中國却不然，中國的棺材是以大塊木板鋸成，越厚越好，用中文說起來乃是壽材，如果爲病人做的可以使他消災納福，如果給老年人預先做好，可以使他延年益壽。

那時我的足趾忽然撞上一樣東西，撞了什麼，也許是什麼古玩罷？幾年前南京建築飛機場的時候，掘出許多古物來，有的是千年前的古物，現在都藏在省立博物院裏。說不定我蹣跚的就是這樣的東西呢？我蹲下去看，古物倒是古物，可不是花瓶，而是一個骷髏！

在福建不上兩月，我們就打勝了，一部份由於近代航空的力量。我草此文時，江西方面，勝利也就在目前了。但是我們把叛軍鎮服，匪徒的深山堅壘也給掃蕩以後，問題尚不能就算解決。人民的一點田地、財產、牲畜、房屋，現在都已蕩然無存，他們的精神也萎靡不振，如果要使他們重整家業，做起自耕自食的基本工作來，那麼還應該着手進行一種長期的、循序漸進的復興農村計劃。這件事正由政府與慈善機關協力合作。許多專家也與我們共同研究復興的步驟，我們都在一件光榮的事業上向前邁進。這雖不足爲報紙上的封面新聞，可也是企望安居樂業的農民們的好消息。軍隊已盡了他們的責任，其成功得力於現代航空之處極多，如今輪到更需毅力的工作了。只要國民能安居樂業，像過去這種爲害激烈的變亂種子，也就無從生根了。

（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節錄美國論壇雜誌）